

朱雀大艺术丛书 主编：阎 安

City of toys

阎 安◎著

玩具城

太白文艺出版社

当代艺术丛书

玩具城

阎安◎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玩具城/阎安 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 4

(朱雀大艺术丛书. 第1辑; 5/阎安主编)

ISBN 978-7-80680-609-8

I. 玩… II. 阎…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48569号

玩具城

作 者 阎 安

责任编辑 党晓绒

装帧设计 藏红花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煤航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开 本 1092mm×787mm 1/16

字 数 365千字

印 张 15.38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609-8

定 价 174.00元 (全六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54

请求星空下垂

我肯定会不吭声 我

仅仅是个观察者

眼睛像星星一样又亮又远

的观察者

眼睛像星星一样迷惘

而又好奇的观察者

朱雀：浴火重生的飞翔及其隐秘言说

——“朱雀大艺术丛书”总序

阎安

当我试图直接谈论这套丛书的编选意图时，我发现，我仍然不得不从我们正置身其中的时代开始。稍加观察便不难发现，在我们的时代，文学、艺术中精神性表达日趋衰微，深入内心、慰藉灵魂的声音日见稀少。很显然，一个纯肉体表达的全盛时代正在到来——或已经到来。逐日抬头的欲望之渴使人们肉体鸣叫，而内心则陷入无尽的沉默。没有哪个时代对肉体及其本能欲望的表达比这个时代更盛大、更极端、更疯狂。对精神洁净的向往被肉体的喜悦取代，对生命存在的永恒价值及其终极意义的探问被置之脑后，人之存在的物化遂成为怵目惊心的事实。于是，整个时代无有遏制地深深迷醉于欲望及其盛世表情之下，仿佛只有肉体的欲望以及对这种欲望的满足才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和艺术这种整体性的迷失，表现出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现代精神的双重断裂与双重放弃。其实，人自身的迷失作为文学和艺术的主题探究与表达追问并非什么新鲜发现，而是西方现代文学和艺术已经持续了百年之久的传统。西方现代文明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西方社会及其人的精神异化问题。伴随着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人之精神的日渐物欲化、荒漠化、虚无化已成为难以治愈的精神顽疾。在人类文明进入全球化的今天，这一问题显然已不再是与我们无关的问题，而是已经成为需要我们与西方共同面对的人类普遍问题。但是恰恰就是在这基本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学和艺术在整体上不得要领地误入了歧途。对于西方文明而言，或许人类自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后便已开始走在日渐偏离上帝之道的方向上。但也仅仅是偏离，而非彻底的背离。即便是今天，上帝之道也仍然是西方文明有力的基础之一；西方文明的另一基础则是继承自古希腊的理性思想传统。超验的、非理性的宗教思想与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理性哲学传统或许使西方文明难以避免地在矛盾和冲突中摇摆，但其强大、完整的体系却有力地保障了西方精神文明与个人的心理结构不至于突然崩溃。

反观中国当代文学和艺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不管我们利用了多少中国本土的经验和题材，其精神元素和基本方法却是师承于西方现代文学和艺术的。由于对西方文化长期的深度引入，当代中国文学、艺术不可避免地也遭遇了

与西方相同的问题。而完全不同之处却在于，由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在“五四”以后的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反复冲击中已经断裂，更由于中国社会一直没有建立起类似于西方的宗教或哲学的基础结构，中国文学和艺术赖以生长的精神氛围比之于西方就要复杂得多，也恶劣得多。有时候，一个看似怎样表达都可以的文学、艺术环境，可能意味着缺乏至关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它可能并非意味着开放和自由，而仅仅是一切价值都坍塌之后空虚心灵的无所皈依与自我放任状态。因为，真正的自由必然包含对其自身责任的认识和承担，必然包含对其自身的必要限制，而非跌入无政府主义的极度混乱和狂欢，而非跌入虚无主义的虚弱和茫然。

回顾近些年文学、艺术中愈演愈烈的痞子化、流氓化趋势，肉体狂欢（色欲）趋势，其发端虽出于对一切伪崇高价值的反动，却令人遗憾地走过了头而演变成对一切崇高价值的否定。这一趋势当然有其基于人性的真实性，但其真实性充其量也仅体现了人性中阴暗、扭曲的一面而非人性的全部。在摧毁一切传统价值、否定一切传统价值之后，当代文学和艺术却并没有发现可以在更高层面上肯定人自身的价值。时至今日，我们甚至已经难以肯定人自身的基本价值。这一无序化的乱局正如爱尔兰诗人叶芝当年所描绘的：“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尽管如此，在当代文学和艺术整体性的乱局之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少数杰出创作者的身影，他们孤注一掷、坚韧不拔地创作着能够深刻揭示生命和世界真实的作品。中国文学和艺术持续恶化的乱象之中，由于这种内部的分化和较量从始至终一直在悄悄地进行着，使人有理由相信乱象之中必蕴生机，文学和艺术重建自身的机会依然存在。我们确信，对于一个时代健全的精神生态而言，只有多数创作者所趋的方向才能体现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朱雀大艺术丛书”的编选正是根植于这种最基本的观察和思考，它试图进行另外一种精神向度的眺望和观照，并将确定的结果先行予以强调性呈现。

首先，这套丛书以“朱雀”命名，带有强烈的让文学、艺术直接回归精神灵境及其结构的祈愿冲动。在中国内外合一、肉身与灵魂相生相长、相互观照的古老文化体系中，朱雀象征火，与南方对应，但对于群峰高耸的中国大地而言，我们直觉感受和精神本能上更看重其生命内部那种火种一样刚猛向上的东西。朱雀作为神兽、灵界的元素、时间之外的存在，从头到尾被火焰覆盖，从内到外被光明充满，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光明的象征并穿越世代成为今天众多文学心灵的守护者、引导者和启示者。它的存在无限接近永恒：每一次浴火飞翔的重生都诞生另一个更加年轻刚猛的自己。这一自我保存、自我更新的过程与人的更内在的精神联系在一起，恰如我们对文学、艺术中真理薪火相传、生生不灭的期许一

样。由此可见，“朱雀”这一命名和指证，不仅仅是期望唤起当代文学、艺术重建自身的热情，更期待着能够再次激活我们自己的古老传统，使之能够以本真精神的名义回归当下，在文学、艺术创造中突破欲望的压迫与宰制，再次焕发生命力——如同朱雀浴火重生的飞翔。

其次，“朱雀大艺术丛书”的编选作为一种当代文学、艺术理想的指证，我们强调“朱雀”的居于生命核心元素的特征，就是强调一种我们自己对当代文学、艺术的根本期待：文学、艺术要理所应当回归到生命和存在的本位上进行表达和陈述、结构与铺陈，应该回归到对生命存在及其过程与终极价值的探问关注上，发现本真世界及其无限细节的深度意义与精神魅力。因为，文学、艺术如若不能在本真的前提下对美与善实现充分的介入，在美与善的层面引导我们的灵魂，慰藉我们的内心，不能从对永恒真理的探询而为我们阐明生命的本源和去路，那么它们的存在便会变得毫无意义。世界的存在是复杂的，它是一个博大的整体性结构，生命的存活是个我的，它是细节纹理饱满的意象载体，我们回归本真精神的路途困难重重，但精神之门依然为我们——迷途知返的孩子们洞开着，你需要的永远是如何用力去推动。我不敢说这套丛书所指证的六部作品已经体现了我们对文学、艺术的期望，但无论如何，我希望它意味着一个缘起，一个开始。能够更充分地体现我们对文学、艺术的理解与期望的东西，我愿意将之更多地寄望于下一步和我们看法相近的人们的共同努力。

第三，本丛书编选了六位北方作者的作品却取“朱雀”这一表位南方的神兽而命名，旨在说明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言，方位没有意义，我们不过是试图以反向性的强调突出从生命本源和世界本源属性上进行表达的重要性。我们时代的写作如果是着眼于本时代的，应该从生命本源立场出发，惟其如此，才有可能真实而完整地表达当下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但我们更倡导那种在世界本源结构上努力的写作，那是一种不仅仅表达当下时代、同时也将历代以来的文学和人的存在作为一个整体，并将之上升到文学本体上的表达。或许，如果一定要说北方作为世界地理方位对于当下文学、艺术的建设意义的话，我只想强调：在物欲横流的腐蚀致使文学精神深陷危境的情形下，北方节俭质朴的风格气质、它在大地面貌上表现出的刚毅向上的锐利感，它那关乎天地的天然造化特征更有一种在本能上凸显精神力量的庄严品质。但这个北方却不是任何国家意义上的北方，而是指向整个世界的北方；这种文学精神也不是地域意义上的文学精神，而是代表了某种博纳深涵的、特指一个文学王国的、抵达了永恒精神和意义的东西。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丛书的体例。这套书打破了单一品种的编选模式，不仅跨文体收录文学作品，而且跨界限收入了一部绘画作品集。这样做是有意的。

我一直对当代作家、艺术家相互之间的互不闻问、漠不关心感到奇怪。画画的不看小说、写小说的不知道诗为何物，这种现象在当代是很普遍的。我把它理解为作家、艺术家自身修养的缺陷而非高度专业化。对应于日趋复杂的世界进程，文学、艺术对日常生活和内心体验的表达也越来越趋于复杂，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彼此借鉴和艺术方法的参杂互用也逐渐成为一些当代艺术家的常用方法。这一趋势必然加深各文学、艺术门类之间的深入了解和相互影响。这套丛书的跨文体、跨领域编选或可为这一新的进程推波助澜。

朱雀的浴火重生意味着一切艳丽而纯粹地向着本质、本真、本性的飞翔，因而它同时也是世界以种子的方式无限接近其生命和存在本质的飞翔。世界本身便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着，事物之间彼此相关、环环相扣，朱雀向着灵界的惊艳飞翔无休止地呈现着整体世界的博大繁复，及其整体世界在结构上的内在庄严。这正是我们对本时代文学、艺术重新回归到尊严和优雅的象征性期望——一种近乎朴素的想法，也是一种公然的奢望。

在我们的时代旁观（自序）

——语言参与复活我们时代的几种仪式

阎 安

从你我他到食色性，从感恩到救赎，从敬仰到复活，语言是我们时代最接近神明和世界心灵的事物。这种事物——作为语言的诞生——的基本方式就是旁观。这是我之所以能抛开伪道德主义者所制造的种种时代假象和语言假象，作了种种努力，推动自己（尤其是作为语言写作的自己）在世界中成为旁观者的理由。毫无疑问，语言及其意义的本性决定了，旁观并不是一个懒汉懦夫对于当下生存现场的漠视和游离。相反的，正是在语言的旁观中，世界清晰、朴素、真实，并强烈地凸显着此在时空的内在尊严和形式风格。这就是说，旁观完全可以成为我们要刻意自居的位置。如果我们意识到语言写作的重要职责是语言写作必须成为对应于原在生活世界的独立事件，是原在生活世界被隐没的另一半的必要性复活，那么所谓旁观或许本来就不是一个位置问题，语言的天性已使它天然地承担了必然性的意识——而意识则代表并领受了所有时间和空间可以设留的位置。

活成一个旁观者，让语言写作品质纯粹并成为本时代关乎心灵的见证性力量，这是语言写作必须选择的全部开端和终端，这也是我作为写作者选择的全部开端和终端。这是一个过程，开花和结果齐头并进，保持沉默或者张扬显示，只能以心灵投入，因而也只能全力以赴。旁观者是一个终极的关怀者和承担者，他

以全部诞生的品质构建语言意义上的世界身体，他知道并索要（或者建构）他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他同时还要保证源自自己的各种语言文本状态是意义的源泉。

1. 我和时代：语言旁观的对称性结构

世界诚恳地落实在每一个时代中。如果我暂且把时代局限在“本时代”，世界立刻便在一个个身体事件和生命事件中变得鲜活，这时我的身心开始刻骨铭心地介入并体会世界在本时代的存活状态及其指向性结构。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一会儿会扮着鬼脸、一会儿扮着笑脸的时代，这是一个暧昧的时代。接着我进一步意识到：这个时代是一切时代。这时，语言写作开始了。这时的语言写作自然而然地退回到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成了一个旁观者对当下时代的具体展开和与当下现实进行周旋的过程。

展开和周旋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因为时代（首先是本时代）一直在寻找着它的表达者和实现者。在一切时代（首先是本时代），人所处的真实隐藏或蕴含在此在世界的具象之中，总是不能被人本身所认识，甚至人的体验也充满暧昧与混乱。人需要摆脱困境，时代的真实需要人澄清，认识需要推进。具有诗性品质的人正是为此而来，为此而在，他的语言写作要渐渐成为时代心灵的衡量标准。就我个人而言，我确信这是时代选择它的心灵。而心灵是有形式的，它也有玲珑剔透和基于整个世界此在结构的苍茫。寻找一种足以标志此在世界与内心的确切关系的表达形式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几乎是对一系列人生事件和世界事件几近困兽犹斗的反复穿越。抵达并实现词语及其在此之上更为宏大的意义建构，这是一生的事情，而且从开始到最后你永远不可能做得最好。

而且你必须平静地承受为此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你是时代的反对者，也是肯定者，心灵涉及信仰，但你必须面对信仰在本时代的陷落程度。比如说，人们要问你，你自己也会发问，你的诗歌是什么意思？而你明明知道，只有没有心灵或不健全的心灵才苛求意思。你生活在被意义架空但却不断索要意义的人群当中，而这种意义诉求其实是一种群体性的幼稚浅薄，他们实际上就是要在一种事关心灵的语言事件中获得那种可以自私自利占为己有的价值。这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你必须毫不妥协地涉足于自我与世界的多重悖论之中。

一意孤行，在时代的中心完成在时代反向上或背阴处的独自行走，仿佛撤离或回归：音律在参差不齐中合一，完成声韵所涵的奏鸣；变幻的颜色纷扰繁复，但是你要给出它清晰的图像。旁观者的世界确实充满了回归的倾向性，在这里事物的循环动力把人性的厌倦与虚诞放在合适的点上，而这一点又与所有的点形成对照，给人生以变化的惊喜和荒谬却真实的归属感。在我看来，诗人不仅仅要阐

释人类共同命运的偶然性，而且天然地他要担当自己独特的命运，面对世界和诗人自身属于脆弱的那一部分，诗人应该心甘情愿地让自己成为一个牺牲者，把自己作为先天的抵押留在彼岸。与此同时显而易见的是，诗人的品质不同于时间的品质，时间要守住现在，本时代的追逐在时间的向度上奔突同时又势所必然地遭受着时间的诋毁，因而人要想克服时间的折磨，势必另寻出路——这种出路蕴含在平静的生活里，体现在一个旁观者深入的观察之中。因此，本时代的人和一切时代的人一样，在本质指向上都是一种回归状态。语言写作的丰富性、复杂性、悖论性、神秘性及其理所应当的宽宏大量是本时代写作确立的基本依据。

2. 我和优雅：语言成就复活的首选品质

我们时代最不优雅的地方，就是人们把对艺术的期待视作是对生活的期待的一部分。生活（这种所谓的生活，更多意义上其实不过是一种时尚化的东西，而不是伴随着理性和精神深度的更高的现实和存在整体）和艺术在很多人那里没有边界和质地之差地搅混在一起的。人们对艺术的老大不变的期待：艺术应该是生活故事及其低俗而热烈趣味的一种再现。真正的源自尊严和优雅的艺术，人们是不需要的，也就是说大家热衷的依然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优雅，精神的优雅。

其实，人的文明本身就是优雅与尊严的见证。文明的活力在于它矢志不移地强调并捍卫了心灵对理想的向往、追求、珍视人性但并不迁就人性，这才是一种可以肯定的姿态，——即基于人的尊严和自我人格的优雅。对于全部的语言作品来说，对尊严和优雅的依赖直接导致了作品艺术性升华的原因。艺术作品再也没有权力让尊严滑入一个不可知或者匪夷所思的领域而置之不理。艺术在尊严之内。尊严遍布人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节，也是整个世界得以向上挺立的内在形象。在语言作品中，一切意识形态化的指斥、社会化的指斥、道德性的指斥，统而言之，包括理性的指斥都有可能是对尊严的越位或离弃，因为它意味着对直觉和感动的放弃，意味着对源自身体的想象力的视而不见或无动于衷。

我总能真切地体会到：语言作品的优雅（尤其是诗歌作品）是借助形式确立的，有效的形式传达着生机勃勃的优雅的光辉。不能让倒塌的形式把一首诗累死。这就是说，作为关乎心灵的诗歌在世界之中，要给世界留下余地，诗艺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也就是对空间的开拓与发扬。诗不单单是语言所控制的那一部分，生活不单单是生活之中所打开的那么多，事物的属性所能填充的部分都还远远不是事物及其所在世界的全部，当然也不是可以把握的此在生活的全部。所以优雅甚至是最重要的品质与操守。优雅是周旋在全部之上的一种心态，是在世界无穷无尽的赐予之下准备以同样的关怀献给世界以全部的情节。

世界是这么清晰，到处堆积着惊人的细节。我不由得想入非非，但是又显得笨拙而无法流畅。优雅是令我想往的，但也是令我难以企及的。我有能力做的事情，就是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就是这种生活本身同时令我感到孤独）中，有时候我席卷在人流之中且有一种极端的离弃之感，我看到栏杆上的灰尘（那是被豪华的喧嚣一点点积攒起来且又被豪华熟视无睹的另一个世界）……我害怕这种诗性的伤痕。这时我的旁观者的视线向别处转移，但我并没有转移我对世界的心情。

3. 我和自我：语言与复活如何统一

我必须确立自我。更多的自我，世界的本源。

当我开始思考诗学问题时，一个思想总是那么强烈：没有个人的人是值得怜悯的。没有个人的人，就是说他已经丧失了性格的主动权，或者是对必要的探索产生了厌倦。这样，他与世界的接触往往是直接而又乏味的，这种对世界属性的全然的疏离和陌生感将真正威胁到人自己的生存。因而，追溯人的存在和丧失就成为一切现代文学（包括艺术）的最高主题甚至最后命运。现实在这个时候仅仅是一种线索或者追溯之身狂奔而过时摇荡在一切场景中的影子，同时现实又在这种影子给出的世界关系之中寻找到真实；或者由这种影子出发，回归到我们必须确立起来的那个世界关系之中。

没有个人的人同时也是无耻而粗鄙的。这样一来，他没有心理防线，他的语言作品一开始就存心准备作假。也只能是作假。因为这意味着他已经丧失了一切拥有世界的立场与态度，或者说，在与世界的关系中他不能强调真实的位置，基于生命真实的能动性。他让自己撤离个体与自我，使自己成为虚影，从而失去世界。他已不在，徒有形具。无所谓承担，也无所谓感恩。

基于个人得以确立的信念，我意识到，自我所受到的挑战是本时代最可怕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另一种情境又使我感到庆幸：只是在本时代，诗歌写作才在这个国家第一次变得纯粹起来，这是诗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所作为”的根本原因；诗学的难度成为每一个诗人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而且必须完全依赖个人。

确立个人的信念并不是要低劣地回归个人利益中心，在个人利益的中心，世界模糊难辨，自我是浑浊的。我们应该信仰的是那种心灵和世界具有同在结构并明朗健康的个人。我确立了这样的自我：在我的心目中，世界是上升的，因而是奇异的（这是我和现实世界的不同之处，它保证了我作为旁观者对世界进行观察的入迷程度和骨子里的不妥协程度）；只有在世界的怀抱之中，我才是自由的、

自为的，加上理想，生命又是强健昂扬的；我感激真实给我成立的条件，它没思维，它不跟我纷争，它是意识成立的唯一条件；我是人，我充分地意识到自我作为世界元素的多重性（包括惰性），为此我鼓励自己要信仰，不要自恋，这样既顺从了真实的需要，又实现了理想作为身体和心灵共有的倾向性而必然会导向的广阔空间。

4. 我和语言：达到全部真实和必然真实的方式

观察、体验、反省，这是语言出现之前，具象和抽离反复回归旁观的过程。在这种双重性质的推进几乎抵近某种极限之后，语言出现了。像身体的成长一样，不是一开始我们就能有自己的语言，语言的产生是自我产生以后才会产生的，它是一系列世界、人生和心灵冲突性事件导致的最严重的事件，一种对时间和空间的突然意识和感受。

像身体的成长一样，最初，我们只是借用别人的语言或者一种公共习惯。后来，语言处于半借用半出现的含混不清的暧昧阶段……语言的出现，最终出现，不仅依赖于个性形成，而且还甘于寂寞地等待着个性融入世界之中的那一刻。

我说过，活成一个旁观者，这是我对自我和世界关系的一种期许。这种关系的确立决定着语言的质地和纯度，决定着从语言开始，决定着语言不再是附属，使某种结构变得纯粹，并天然地赋予它一种新意。人是运动的，以一种反叛时间的存在方式强调动作，一种态度将构成这种动作的核心。而在生活中方位所证明的是一种距离，态度在距离中不停地转移，人将实现多样的生命姿态。这决定了你向远处走、向内走、向自己走，向语言索求承担、表达自己和世界关系的现状。

在哑口无言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一一种默想的语言，语言的不易就在于它与真实是平等的。首先，语言让真实把它的性质分裂出来，在人的需求介入之后，他将与真实实现概念上的重合。如此，作品在意识中得以合理的成立。在语言对真实精妙的确定当中，语言仅仅是要提供一种此在世界及其各种关系的不同的或另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是属于人的，在世界之中，在人性的心灵可触摸的层面之中。

可以这样说，语言不仅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而且也是为了被忘却的现在、未来以及世界永不可及的某种属性。

序

朱雀：浴火重生的飞翔及其隐秘言说 / 阎安 1

在我们的时代旁观 / 阎安 1

I 玩具城

一块红布背后是白 5

玩具城 7

邮政局 9

美国来的修脚师 11

一张白纸上的海水 13

玻璃 14

沐浴的少女 15

雾 17

春天 18

两个清洗工 19

世界的手 21

玛丽活在世上 22

三句箴言 24

南方的鱼 25

百灵子在歌唱 27

黑暗 29

II 郊外的挖掘者

- 灯塔 35
- 郊外的挖掘者 36
- 一个木匠的下午 38
- 清洁工之死 40
- 荒凉的割草机 42
- 边境上的小城堡 44
- 乌鸦 45
- 砍伐者 46
- 与狼神签约 48
- 鹿或边地 50
- 巨鸟 52
- 白云和鸟 53
- 使者的赞美诗 54
- 北方 北方 56

III 鱼 王

- 变成一条鱼的构想 63
- 人鱼之战 65
- 一个无法命名的早晨 67
- 面具 69
- 古代的一只瓷瓶 71
- 女孩用钢筋打水 72
- 方向 74
- 无名氏授权书 76
- 电波上的雨水 77

IV 鸟首领

- 大铜壶 83
- 鸟首领 85
- 太阳在什么地方打地洞 87
- 时间打马而过 89
- 山上的石头 91

- 故乡 93
- 再次叙述黄河 95
- 北方是一棵树 98
- 我试着说一说秦岭 100
- 我见到过的一个收藏家 102
- 木雕工厂 104
- 悄悄话 106
- 逃跑计划 107

V 春天或蓝

- 一棵最大的树 115
- 两个静物 117
- 春天或蓝 118
- 明天的一条大河 120
- 对一次飞翔的观察 122
- 祖国与石头 124
- 向后转 126
- 巨大的事物也能飞行 127
- 在陌生的河流上 129
- 虚妄之痛 131
- 异乡人 133
- 北方的一片树林子 135
- 在运河工地上 137
- 路过市中心建筑工地 139
- 北方的画家 141
- 南方北方 143

VI 蓝孩子的七个夏天

- 天空轻呀轻 149
- 在一本旧杂志的封面上 150
- 雾和逃逸者的阴影 152
- 海葵花 154
- 沙漠上的海子 156
- 白昼之白 158

带颜料的师傅 160
 在鹰和飞机的高度上 162
 空荡荡的大街 164
 把黑变白的经过 165
 一个石匠 167
 黑暗 169
 白 171
 蓝孩子的七个夏天 172
 在世界的阴影里 177
 少女和老虎的夏天 179

VII 空白

写生课上的巨蛋 185
 异乡人的潮汐 187
 黑的东西和铁 189
 镜子 191
 夏天的刀子 193
 鸟也喜欢低矮的地方 195
 风一样轻的叙述从何而来 197
 追逐 199
 两个杭州女孩 201
 围山而坐的人 203
 整理石头 205
 旧时代的春天 207
 鲛夫姜崇山颂辞 209

附 录

纸上“玩具城”及其语言建筑师 / 宗霆锋 213
 石头轮回或黑色的热星，红色的——
 一个人瞭望的《玩具城》 / 宋逃 224
 我读阎安 / 苇子 229